

阿彌陀佛在我們中國應化，歷史上記載得很清楚的有三個人，永明延壽大師是一個，善導大師是一個，國清寺的豐干和尚是一個，就是寒山、拾得、豐干，這是歷史上記載得很清楚的。沒有暴露身分，不知道的，我想可能還有很多，身分並沒有暴露，我們不曉得是誰。永明大師的事蹟，在《彌陀經要解親聞記》裡面，寶靜法師寫得很清楚，這段公案他記載得很清楚。《要解》的註解有兩種，一個是圓瑛法師的，這在台灣流通得很廣，《彌陀經要解講義》。另外一個本子就是寶靜法師的，天台宗的，在台灣也有流通，香港印得多，台灣我不曉得有沒有翻印這個本子，香港印過好幾版。就是《彌陀經要解親聞記》，是寶靜法師當年講《彌陀經要解》的講義。這兩種註解都好，都值得看，如果研究《彌陀經要解》的，這兩種註解都很好。圓瑛法師跟寶靜法師可以說在近代法師當中都是很有成就的，寶靜是諦閑法師的法子，諦閑法師的繼承人，也是天台宗很有成就的一位法師。

根據記載裡面說，怎麼曉得他是阿彌陀佛再來的？永明延壽大師的事蹟就很特殊，他年輕的時候是在政府機關裡面服務，他的工作就是收稅的，是在一個稅務機關，大概做出納的，管國家財稅金錢，他管出納。因此他手上過的錢就很方便，但是那是國庫的錢。他常常就把這個錢拿去放生，把國庫的錢監守自盜，他就拿去放生。以後錢愈花愈多，虧空就虧得數字很大，就被發現、被查出來了，查出來定罪是殺頭、死刑，判了死刑。一調查這錢拿去幹什麼？他拿去放生去了，不是他亂花。所以就報到皇帝那裡去了。皇帝一看，這個人很奇怪，拿錢放生去了，所以說死刑還是要判，看看他

怕不怕死。在斬首的時候，就是行刑的時候，皇帝就暗中交代監斬官，看他臨刑的時候有沒有恐懼的顏色。如果他要怕，就殺掉算了，如果他面不改色，不怕，就不要殺他，把他交回來，來見我。監斬官把他送到刑場去的時候，他一點恐懼都沒有，監斬官就問他，你怕不怕？不怕！他問你為什麼不怕？他說我以一條命換千千萬萬的命，很值得，他說我不怕。於是乎監斬官馬上就向皇帝報告，皇帝就赦免他的死刑，把他召回去。召回去問他想做什麼？他說他想出家。皇帝就答應他，他說好，你出家我就做你的護法。國王護法，所以他成了國師。這是出家的因緣很特殊，這彌陀化身來的，感動得國王護法。

有一次就是國王想修福，修福就辦了一個叫無遮大會。什麼叫無遮大會？就是請出家人供齋，打齋，請出家人吃飯。無遮就是無條件的，只要是出家人，一律平等的都禮請，這叫無遮大會。像現在我們台灣好像是什麼節日的時候，也有些地方供千僧齋，就是這個意思，打齋供眾。當然這天國王做齋主，供齋請出家人來應供，當然是人很多，熱鬧非凡。座席裡面當然也是有上座，這一定道理，雖然說平等，的確是平等，但是習慣上總是德高望重的長老推他來坐首席，這是一定道理的。就有幾個長老大家都互相在謙讓，彼此推讓都不肯坐首席。這時候又來了一個和尚，穿得破破爛爛的，打了個赤腳，也沒穿鞋子，看到大家推推讓讓，他就老實不客氣跑到那個上位就坐下去了。國王看到心裡很不痛快，但是佛門是平等的，也不能、不好說話。好了，這樣大家就坐定了。

齋罷之後，國王就召見永明大師，向他請教，「我今天供僧，有沒有聖賢人來應供」，有聖賢人來應供，他的福報就大了。永明大師說有。他說誰？定光古佛今天來應供。這個國王歡喜了，定光古佛是誰？他說就是坐在上位的那個，那個耳朵很大，大家不知道

他是什麼法師，就叫他做大耳朵和尚，他說就是那大耳朵和尚。國王這才曉得，剛才對他很輕慢，沒有禮，坐在上位心裡還不痛快，不曉得是定光古佛。於是乎就派人沿途打聽，路上當然有人看到，他從哪裡走了，就跟蹤，派人去跟蹤。結果他住在一個山上，一個山洞裡面。那麼找到了。找到，大家都曉得他是定光古佛，所以對他恭敬、禮拜、稱讚。這定光佛說了一句話，這大耳和尚說，「彌陀饒舌」，把他的身分暴露了。說完「彌陀饒舌」，他就坐化、就圓寂了，身分一露，人馬上就走了。

曉得身分，定光古佛已經圓寂了，這也無可奈何。聽到他說這四個字，「彌陀饒舌」，那永明延壽是阿彌陀佛來的，不要緊，定光古佛去了，還有阿彌陀佛在世。回頭再去報告國王，說永明延壽是阿彌陀佛再來的。國王歡喜，趕緊去拜阿彌陀佛。這對面有個人迎面來報信，跟國王幾乎碰了一跤，匆匆忙忙來，國王問他什麼事情？他來報告永明延壽大師圓寂了。兩個人身分一暴露都走了。才曉得永明延壽是阿彌陀佛再來的。在我們中國古代的例子確實如此，身分不暴露，他在世間，身分一被人曉得，立刻就走了，這是真的，這個不是假的。如果身分暴露了還住在世間，這是假的，這不是真的，這騙人的。

現在我們在外國，常常有人說他是文殊菩薩再來的，他是什麼佛再來，說了又不走，所以我覺得這個靠不住。他如果一說了馬上就走，那是真的，那我也得要去拜一拜他。他說了不走，我根本理都不要去理他，那是假的，沒有這個道理。像寒山、拾得是文殊、普賢，豐干是阿彌陀佛，他們身分一露也走了，也找不到了。豐干失蹤了，沒下落了，找不到了。寒山、拾得是走到一個山上，這個山分開了，他們兩個走到山裡面去，山合起來，沒有了。所以，佛菩薩應化在世間，的確像彌勒菩薩所講的「時時示世人」，示現在

世間，「世人不相識」，世間人不認識。佛菩薩常常在世間，世間人愚痴，不認識，到他要說出他的身分他就走了，你找也找不到他了。我們再看底下一段，九十二面第三行，這是用比喻來說明，「喻明」：

【如染香人。身有香氣。此則名曰，香光莊嚴。】

這個註解說「初二句，舉喻」，舉比喻。比什麼？比在法上說，「身近佛身，心開佛心，合喻中，人沾染香，身亦有香」，這是解釋前面兩句。《鈔》裡面就說得詳細一些了，「法上下」，法上就是前面「法上身近佛身」，解釋這一段。「若直約法言」，要是直截了當就法上來說，「謂念佛名香，近佛身香，開佛心香」，都用香來做比喻。念佛的人這就香，與佛接近了就身香，心裡面覺悟了那就是心香。下面說「鬻香長者所云」，這是善財童子參青蓮花長者，鬻香長者是青蓮花長者，他代表初迴向。這個地位相當之高，十迴向裡面第一初迴向，鬻香長者代表的，他說「發心念佛香是也」。「喻中下」，這就是解釋人沾染香，身亦有香，「起信云」，就是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說，「如世間衣服，實無於香」。我們現代人方便，發明的有香水，衣服噴一點香水，馬上就香了。古時候沒有香水，那個香的衣服用什麼法子？用薰，薰香。好香把它燃起來，衣服拿來薰，但是那個時間要長，差不多薰兩、三天，薰了兩、三天這個衣服穿起來就飄香了，衣服上有香味。古時候沒有香水，用薰香的方法，現在不要那麼麻煩，現在香水一噴就行了。所以，香是人人歡喜的。

「若人以香而熏習故，則有香氣」，這是比喻在薰香，比喻念佛就像香一樣，薰我們的自性，把念佛比喻作香。「無明染法，實無淨業」，把無明就比作我們的衣服，確確實實它沒有香，無明是染，的的確確它不淨。可是念佛就好像香，長時間把它薰習，它自

然就有香氣。「但以真如而熏習故，則有淨用」，可見得念佛與真如相應，長時間的念佛，一心執持名號就好比薰香一樣，它起淨的作用。底下說「無明染者，本覺心佛，藏在無明殼也」，這個可以念殼，也可以念「卻」，就是蛋殼。無明好像是蛋殼，真如本性藏在裡面，必須把蛋殼打破，我們真如本性就顯現了。這統統是用比喻來說。

「彼論明在纏如來藏心」，這個「論明」，《論》裡頭說明白了。我們眾生的心是在纏如來藏心，如來藏心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我們自己的自性，也就是叫佛性。為什麼不能現前、不能起作用？是被無明蓋覆住，所以不起作用。「彼論」就是講的《起信論》，《起信論》上這樣說法的。「今經」，就是本經，「喻出纏如來藏心」，把無明打破，如來藏超出了，出纏的如來藏心。「故云心開」，開悟了！離開了無明，本性是覺的，本覺，這個開悟就是講本覺。「謂心開成佛」，禪家所說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，見性就是見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此地講的出纏如來藏心，這個叫成佛。

所以，佛法跟中國儒家教學都是著重在開悟，希望你自己本有的真實智慧往外面透，這個起作用，這是真正智慧。可是你的無明煩惱太重了，你的智慧就不能現前；要想智慧現前，一定要煩惱輕、智慧長，煩惱重的人不行。所以修行修什麼？去煩惱障而已。智慧要不要修？不要修，本有的。古人用明鏡做個比喻，鏡子有光，但是鏡子現在上面落了灰塵，照東西照不見。我們現在只要把灰塵擦掉，它的光自然現前了。般若智慧就好像鏡子的光，無明煩惱像塵土，只要你把塵土去掉，你自性的光明就往外面透，你去一分塵垢透一分光明，去兩分塵垢透兩分光明。所以修行就是斷煩惱，沒有別的，煩惱斷了，智慧德能統統現前。如果說我們學佛，我們不斷煩惱，這個佛學得再好，是世間學問，不是佛法。為什麼？煩惱

習氣沒除，你自性的智慧德能不顯，你所學的是世間法，我們常講佛學，不是學佛。佛學跟學佛是兩樁事情，完全不同的兩樁事情，絕對不能把佛學看作學佛。學佛是要斷煩惱，明心見性的；佛學把佛教經典當一種學術來研究，煩惱習氣根本就不能斷除，所以結果完全不相同。因此，總是要以斷煩惱、開悟為目標。

我們念佛也是如此，念佛人這一句佛號把煩惱伏住了，這叫功夫成片；這一句佛號能把煩惱念斷，這叫事一心不亂；這一句佛號念到心開意解，念到開悟，這叫理一心不亂。你看都是不能越過斷煩惱、開智慧這個原則，不管哪一宗、哪個法門都不離開這個原則，一定要斷煩惱，一定要開智慧，這講心開成佛。「以近佛故」，近佛的意思前面講過了。「如身淨成香，以塗香故」，這是一句。佛經裡面香有很多種類，有燒香，像我們現在供佛這個香是燒香，必須點燃它才有香氣；有塗香，塗香是塗在身上的，像香粉一類的，香末一類的，這可以塗身的，這一類就屬於塗香。所以，佛法把香分作許多種。

「若依相宗立量」，相宗是法相唯識宗，相宗的說法，「應云，念佛是有法，佛心開，宗因云，去佛不遠故，同喻如染香人」。相宗它是三斷論法，有點像辨證法裡面的正反合，也是一種邏輯推理的方法。這種方法拿現代的眼光來說，是屬於純粹的哲學，這是屬於科學的方法論。這種方法用在佛學裡面，中下階段的佛法用得上，向上一著用不上了。所以因明、邏輯、辨證法，我們世間人對它很重視，佛法在初級、中級也很重視，高級的佛法不用它，高級的佛法超越了辨證、邏輯，這些方法統統用不上，這一點我們也要知道。否則的話，守住這個執著、界限，我們自己境界沒有辦法向上提升。禪宗裡面向上一著，這些東西統統用不著了，超越了。所以相宗，在賢首、天台的判教，都把它判作大乘始教，這很有道理。

。到大乘終教、圓教、頓教用不著了，這個方法統統都沒有用處。我們念佛法門，在教義上講是終教、頓教、圓教，這就不是世間科學方法能夠推理推得出來的。這一段是提供給我們做參考。

「香人是有法，身有香光莊嚴，宗因云，染香故，同喻如念佛」，這個意思前面都給諸位說過了，是把香比喻作念佛，強調念佛薰習的重要性。孔老夫子在《論語》裡面給我們說出兩句話，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《論語》裡頭說出來的，這兩句話跟佛所說的可以說是非常的接近。性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大家都一樣的，佛說是平等的，九法界眾生跟諸佛如來真如本性是一不是二，完全平等，本性是一樣。為什麼人有善惡？善惡是習性，不是本性，習相遠，習性差別就很大。習性是什麼？習就是薰習，所以孟子講性善，荀子講性惡，那都是講的習性，不是本性。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那是習性，不是本性，本性沒有善惡，習性才成了善惡。但是這個善惡它就會造善惡業，有業它就有善惡果報，所以就變成了六道輪迴，六道輪迴這麼來的。由此可知，習性重要，現在佛就用這個原理，讓我們念佛培養佛的習性。我們養善性，善的習性，生三善道，惡的習性將來就受三惡道；現在我們念佛念成習性，六道輪迴裡頭沒有這一道，六道輪迴裡頭沒有佛道。尤其你念的南無阿彌陀佛，所以必定與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相應。根據這麼一個道理，教給我們培養氣分重要，就像染香人心有香氣。

底下把名字說出來，這個名字是什麼？就是這種修行的方法，每一個修行的方法它都有個名稱，這個名稱叫什麼？叫『香光莊嚴』。「香光莊嚴」這是《楞嚴經》上「大勢至圓通章」上說的，就是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又叫做香光莊嚴。名字相同的，並不是說我們念佛三昧之外，還有個香光莊嚴，不是的，是一樁事情。香光莊嚴這是從比喻上說，親近如來染有香氣，是這個意思。它底下有解

釋，這個解釋在九十三面倒數第五行第二句，「出名者」，這把名字說出來了，這就是解釋「如來法身香光莊嚴自心本覺如來」，這是解釋這一句。「出三昧名」，就是念佛三昧它的別名。「亦法門名也」，念佛法門就叫做香光莊嚴。我們看古來有些大德，他那個念佛堂上掛了一個匾額，「香光莊嚴」，你只要一看到這四個字，你就曉得他是修念佛法門的。還有的他房間裡掛三個字「香光室」，這一定是修念佛法門的。還有寺廟裡面稱「香光寺」，你曉得它一定修淨土的，因為它招牌掛的是淨土法門的。所以可以用這些名稱。

「如華嚴下，七十八云」，這七十八就是《華嚴經》第七十八卷，《華嚴經》一共有八十卷，七十八卷這個經上所說的。「如白旃檀，若以塗身，能除熱惱，令得清涼」，這是很稀有的檀香，白色的檀香，非常的名貴，這個香能夠避邪。如果把這個香磨成很細的香末，塗在身上能治病，中藥裡頭可以當藥用，能治病，能除熱惱。人發高燒的時候，用這個東西可以能夠治他，使他得到清涼。在此地是比喻，「菩提心香，能除貪恚痴等熱惱，令其具足智慧清涼」，把白旃檀香比我們的菩提心香。菩提是覺，覺心，眾生心迷，菩提心覺，菩薩心是覺而不迷。如果照蕩益大師的講法，這個話講得也是非常的真實，不但真實，我覺得比古人的講法還要圓滿、還要殊勝。誠心誠意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個心就是無上菩提心。我覺得蕩益大師這種講法比古德解釋菩提心圓滿，意思圓滿、清楚。這個菩提心是人人能發，不像古德所講的那個菩提心，我們一般人發不出來。

你看《起信論》上講的那個標準，我們一般人沒有辦法；蕩益大師講的菩提心，我們人人可以發。有沒有道理？真有道理，菩提心是大覺，真正覺悟，徹底覺悟。一個人要發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



，這是真正覺悟，徹底覺悟，圓滿的覺悟。為什麼？他永離六道生死輪迴，往生西方圓證三不退，一生成佛。這不是大覺，不是徹底覺悟，不是圓滿覺悟，那是什麼？所以他的話說得沒錯，比《起信論》上說得圓滿。所以印光大師佩服到了極處。蕩益大師身分沒有暴露，咱們不知道，不曉得什麼人再來的。我們推想當中，他要不是古佛再來，不是阿彌陀佛再來的，那也是觀音、勢至之流，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說不出來。印光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再來的，這是我們曉得的，他都那麼樣的讚歎，說「古佛來註解這個經，也不能超過其上」。這是出自大勢至菩薩之口，那你就可以想像得到，蕩益大師究竟是什麼樣的人。真了不起，他那個《要解》九天寫成的，九天寫成這樣偉大的著作，真正了不起，沒有話說。

印光大師怎麼曉得是大勢至菩薩再來的？現在《印光大師全集》裡頭有一部《印光大師永思集》，是紀念他的文章，那裡頭有一篇，那人的名字我忘掉了，是她說出來的。這個人好像是個初中的學生，是個女孩子，她不是學佛的，她說有一天晚上作了個夢，夢到觀音菩薩。觀音菩薩大家都曉得，不學佛的人也知道，「家家觀世音」，哪個人不曉得白衣大士？都曉得。夢到觀音菩薩穿著白衣服，跟那個畫的像一樣，就告訴她，說大勢至菩薩在上海講經，她是蘇州人。她就很奇怪，就問那些念佛的人，你們佛教裡頭有沒有什麼一個大勢至菩薩？很多人不知道。觀音菩薩一些人都知道，名氣很大，知名度很高，大勢至菩薩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所以以後問問了好幾個人，問到她有一個親戚，是個念佛的，知道、曉得。她說大勢至菩薩是西方三聖。然後她就告訴她說，她說大勢至菩薩在上海講經，你們曉不曉得？她說那是什麼人？她曾經問過觀音菩薩，她說那到底什麼人？觀音菩薩就告訴她「印光法師」，印光法師在那個時候也不很出名。所以她就曉得印光法師就是大勢至菩薩再

來的。而且觀世音菩薩告訴她，說他住世只有四年，四年以後他就走了，她跟他有緣，叫她趕快親近他。

她大概是打聽了好幾個月，三、四個月的時間才問到，才有人告訴她，普陀山有個印光法師。所以她就打聽，一打聽正好印光法師在上海，就是做「護國息災法會」，就是那個七天在講開示。於是她非常歡喜，一家人都到印光法師那個地方去看老和尚，把她作夢經過的情形告訴印光法師。印光法師狠狠的把她罵了一頓，說沒有這回事情，決定不許說。所以她就不敢講了。果然沒錯，過了四年印光大師圓寂了。圓寂之後，她把她這個因緣統統寫出來，告訴大家，大家才曉得印光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再來的。這是觀音菩薩告訴一個念初中的小女孩，告訴她這個消息才透出來。與她夢中所講的一點都沒錯，四年，印光大師圓寂。

所以佛菩薩在世間，真的世間人有苦難，佛菩薩常常應化在世間。我們只要誠心誠意去念佛，自自然然會感得佛菩薩「冥顯加持」，冥是暗中加持你，顯是明顯，他以化身、以應身來加持你。化身是變化身，你見一次以後再見不到了。應身他是示現在世間，也住個幾十年，像印光大師這算應身，這不是化身。像虛雲老和尚朝五台山，見到的文吉，見了三次幫他忙，那是文殊菩薩化身。你苦難的時候他來了，你難關解除，他就不見了，來無蹤，去無影，這是化身。像我上一次跟諸位講的，周邦道夫人見到的地藏王菩薩，那也是化身，這變化身，他不是應身，應身跟我們人一樣。

底下又說，「又如天上黑旃檀香，若燒一鉢，普熏千界，菩提心香，一念功德，普熏法界」，這是真的。所以清淨心不可思議，發願往生的這個心更不可思議，比清淨心還要殊勝。一個人真正發願求生西方，給諸位說，諸佛菩薩有他心通，都知道，曉得你發的是真心，他要特別護念你，特別保護你。為什麼？你發的心是成佛

之心，他必定幫助你快速的成佛，這是多麼的可貴，這是諸佛的本願。佛就希望你成佛，你現在真的發心要成佛了，佛怎麼不歡喜？佛怎麼可能不護念？沒有這個道理的。你那個心是假的，那就沒辦法了；你要是真的，諸佛歡喜，諸佛護念，比你心清淨還要殊勝。所以這種心一發，這一念功德普薰法界，沒錯！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都歡喜、都護念，都來加持，這是其他任何一個法門裡面沒有的。為什麼？修其他法門，你要成佛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，無量阿僧祇劫，時間遙遠；不像這個法門，這個法門你一生成就，無比的殊勝，無比的奇特。

所以如果說這個世間，台灣出現一個真正這種念佛的道場，這簡直都不可思議，這個地方人福報太大了。沒有福報，道場建不起來的；這是無比殊勝的大福報，這個道場才會出現，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。福報要是不足，你想建立一個道場，必定因緣不足，它不會成就的。也就是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，這個地方念佛的人求生淨土的心並不切，並不認真。如果真正心懇切，真正認真，有個五個人、十個人，這道場決定成就。如果因地不真，心不是真正懇切，真正想發願在這個一生成佛，佛菩薩力量護持不到，那個道場建不起來。

像在我那時候剛出家沒好久，差不多三十年前，新竹青草湖無上法師很發心，他在他的廟旁邊建了一個念佛堂，建得很莊嚴。他那時候發心，只要人肯去念佛，每個月除了生活上供養，還給一百塊錢零用錢。那時候一百塊錢很大了。沒有人去，緣不足，沒有人去，他老人家一個人發這個心，好，沒搞成功。就是在那個時候福德因緣不夠，看看現在怎麼樣，有沒有福報？有福報，好事情，沒有福報，各人修各人的，這是唯一的一條道路。有福報共修，是這一個地方之福，國家之福，民族之福，也是世界一切眾生的福報；如果

真的沒有這個福報，那也不必勉強，各人修各人的。